

他们与我

□潇湘君子

每个女孩都有芭比娃娃

□崔立

下班回家，看见6岁的女儿在房间里跑来跑去，一会儿，女儿跑到我跟前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吗？我摇摇头。一会儿，女儿又跑来了，看我正坐在沙发上翻看报纸，她用细嫩的小手给我捶背，一下，两下……捶得我还挺受用的。一会儿，我想去倒水喝。还没站起来，女儿问我，爸爸，你怎么了？我说了，女儿就顺势拉住我，说，我去帮你倒。女儿蹦蹦跳跳地跑去给我倒水，看着她灵动的身子，我纳闷：女儿怎么一下子变勤快了？

女儿帮我忙这忙那，忙了老半天，临吃晚饭了，女儿小声问我说，爸爸你看我表现怎样？我说，不错啊。女儿说，如果让你打分，满分是10分，你给我打几分？我微微一笑，说，当然给10分了。

女儿就跳了起来，远远喊着还在厨房忙碌的老婆，说，妈妈，妈妈，爸爸说给我打10分，那你可以给我买芭比娃娃了！我笑了，说，这芭比娃娃有什么好玩的？女儿嘟囔着嘴，说，每个女孩都有一个芭比娃娃的，就是好玩。

晚上，女儿睡了，老婆在网上忙碌地对比挑选着芭比娃娃，我说，这芭比娃娃这么好玩吗？老婆笑了，说，你不懂，那是女孩子的专利，和你们男性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如同男孩子永远猜不透女孩子的心一样。我讨个没趣，想了想，说，你小时候也有芭比娃娃吗？老婆说，当然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每个女孩心中都有一个芭比娃娃的梦。我一愣，老婆这口吻，真和女儿是一模一样。

隔两天是个休息天，快递员送来了老婆在网上订购的芭比娃娃。当天的女儿，像是换了一个人，中饭、晚饭，吃的是出乎意料的快，以前都是慢吞吞，吃一顿饭起码要花上一个多小时。还有就是开始学会整理自己的玩具了，以前是只知道把玩具摆出来，玩儿完人就没了，今天把摆出来的玩具又给整整齐齐收拢了进去。下午爷爷奶奶打来电话，女儿也开始聊上了，以前没讲半分钟话，电话一扔不听了，今天一聊十几分钟，话题都是围绕着芭比娃娃。

晚上，照例是我看着女儿睡觉，到她睡着我再离开。因为女儿怕黑，一个人睡觉她会感觉害怕。今天，女儿脱掉衣服钻进被窝，破天荒地让我离开。我说，你一个人不害怕了吗？女儿说，谁说我一个人了？有芭比娃娃陪我，我以后都不会害怕了。

我亲了女儿一下，走了出去。轻轻掩上房门，我忽然有点失落，为什么男孩子小时候没有芭比娃娃呢？

3年前搬家后，我开始在陌生的街区重建我的生活。首先要找的，就是我加班晚归后依旧开着的蔬菜店。找到了一家，开业时间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，小老板是一对漂亮的山东小夫妻，30多岁，眼眉爽朗，剥起菜帮手段麻利，一边剥，一边用筐装，还说：“省得大家弄回去还要垃圾分类了。反正我舅就在批发中心旁边搞养殖场，羊呀、兔子呀，都爱吃我们家的菜帮子。”有人表扬老板娘长得像电视剧里的女一号，老板娘指一指收银台后方的监控镜头：“我天天坐在这儿当女一号呢。”顾客都被逗笑了，小店的监控画面，的确像接连不断的生活剧一样，每天同步。

农忙双抢、孩子大考、老人过寿，小夫妻都要关了店回山东，几天后再回来开门。面熟的顾客就会得到特别福利：老板娘会带回一大摞直径一米的杂粮煎饼，要么是淡黄色的小米煎饼、要么是红褐色的高粱煎饼，放在收银台上，见你买了一大包蔬菜，她立刻揪下两三张煎饼递上：“尝尝，我婆婆在铁鏊子上烙的。烙得她老人家肩周炎都犯了呢。”杂粮煎饼的口感韧劲，这显然让顾客比拿到会员积分换购的小礼物还高兴。50岁以上的顾客往往停下来，把自己治肩周炎的法子教给老板娘：缓缓撩动的艾灸离皮肤要有几厘米，要不要贴膏药、爬门框……老板娘赶紧与婆婆视频，要婆婆把方法记下来。

搬家3年，我逐渐集齐了周围小店的积分会员卡，都是硬纸片。干洗店老板用私章盖印；理发店的卡上，是师傅几乎被揍散了架的签名；文印店老板发的卡，要辨认半天，才认得那上面钤的是“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”，倒是让人心头一跳，光顾一次，得一个签名或印章，一般每光顾十次，会有一次免费或五折优惠……就这样，我跟这些维持全家生计的小店建立了隐秘的联系，我真心希望他们生意兴隆，开店开得长长远远，不要遭遇房租涨价、不要被疫情影响、不要缺人光顾，因为，找一家合心意的店不容易。

干洗店老板临街而立，头顶上是

已经干洗熨烫过的衣裳，像倒生的森林一样密密麻麻，很是气派。他做事细致，收了衣服，不仅分材质、分颜色，还会在待洗的衣物上夹上一张小卡片，记录衣物主人的关键词，比如“女学生”“高级白领”“要强的家庭主妇”“高龄大家闺秀”，他会确保同样气质禀赋的人衣服在同一锅里洗。我也见到抱了羊毛毯来的人，听说洗一床羊毛毯要花250元，犹豫要不要洗，因为羊毛毯是她的嫁妆，20年前买的时候只要500元。干洗店老板劝她说：“人为什么要浪费好东西？不洗，你只好把羊毛毯丢掉。这么大尺寸的毛毯需要单独洗，洗完后我保证每一根羊毛都像长在羊身上，是蓬松的、活泛的、有光泽的。”

我还买了鲜花店的储值卡，这对一个曾经只会养铜钱草的人，是不小的进步。我终于在中年以后，关注起眼睛与心灵的滋养来。鲜花店的老板娘为每一位买了储值卡的顾客准备了会员花束，每月10号去领，就像发工资一样。我还加了老板娘的微信，她知道我喜欢花，每次花店空运来昂贵少见的品种时，总邀我去观赏。我们俩像同桌的学生一样欣赏洛阳牡丹丝绸般的光泽，欣赏它们在夕阳的余晖下释放出油画般圆满又忧伤的美。老板娘感叹：“每次牡丹开的时候，我都很矛盾，希望它快点被买走，又不希望它被买走。”她知道我并非那个最慷慨的买主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？店里新进了莫奈睡莲、伦勃朗郁金香、朱丽叶玫瑰的时候，她都会叫我同享那做梦一样的时刻。

平时，我下班的时候，经常见老板娘在门口小方桌上辅导女儿的功课，或在咔咔咔的快速修剪花叶，她干活时利落的身姿，就像李子柒在菜园子里，以360度扭转的方式收白菜一样，充满了侠女气。有时我去上早班，天上的启明星还没隐没，老板娘已经扎好了3辆玫瑰婚车。我走过她身旁，向她眨眼睛，我们都心知肚明，靠着这单生意，她又可以舒展地活半个月了。这是隐秘的休戚与共，联结我们的，是这个飞速旋转的大时代下，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流水线生活之外的美妙情谊。它如此微不足道，又如此不可或缺。

又赚了

□肖春荣

同事小徐请大家喝孩子的满月酒。快开席时，小徐将老板和中层都请到大包厢去。过了十分钟，他又把小王也请去了。本来我们这一桌坐的除了我和小王，其余都是领导，如今小王也请走了，偌大的桌子只剩下一人，我面子一下挂不住了，这小徐平时看着挺厚道的，没想到如此势利眼，我昨天才听说小王要提拔成科长，还没正式任命呢，小徐先溜须上了。

我越想越气，想离开又觉不妥，便给妻子发微信，让她过半小时打电话给我，就说家中有事速回。

刚和妻子交代完，小徐便来了，他又招呼其他同事围坐过来。小徐坐在我身边，给我点了一根烟，说：“大小领

导都让我请去包厢隔离起来了，大厅里就座的都是咱自家弟兄们，大家不必拘束了。”他又给我端了一杯酒说：“肖哥这人我最佩服，公司老人儿，性格耿直业务又强，从不来阿谀奉承那套。”大家纷纷表示赞同。我顿时来了兴头，喝了酒，一个个包袱甩出去，把大家逗得笑声不断，引得老板都出包厢看我们笑哈。

回到家，妻子阴沉着脸说：“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？我肠胃炎犯了，疼得要命，想让你回来陪我去医院，可你倒好，电话死活不接，我只好打车自己去医院了。”

啊，又是乌龙！我刚想分辩，妻子怒道：“滚客厅睡吧，隔离你！”好吧，今晚第二次隔离，免听唠叨，我又赚了。

吃面条

□孙陈建

小学三年级的我，捏着两张高分试卷跑回家，想着这争气的分数，妈妈看了定会夸赞不已，还会乐呵呵地给我手擀一碗有劲道的面条。

我天生偏爱面条，爸妈也爱，面条是我们一家人舌尖上的最爱。

回到家，妈妈躺在床上，我顾不上多想，双手举着考卷，嚷嚷着要吃手擀面。

妈妈微微笑了笑，又皱了皱眉，慢慢撑起身子，抓起面盆，缓缓走出家门。过了好长一会儿，她抱着一小半面盆的面粉回来了，娴熟地在面粉里放了适量水和少许的盐，两只手揉着捏着，再放水再揉捏，一个有韧劲的面团在盆子里出现了。她凭经验感觉差不多了，抱出粉团，再找出擀面杖，用力地擀着擀着，面皮越来越大、越来越薄，眼看着跟桌面差不多大了，妈妈就用擀面杖将面皮滚成了卷儿，再猛地抽出擀面杖。

我连忙去生火烧水。随着有节奏的笃笃声，面皮被切成了满桌子的细条条。

水开了。我跳出去，眼瞪着看妈妈抖落着面条放入沸腾的锅里，水平静了。我立马又给锅下添了几把干柴，水就又沸腾了。长长的筷子在锅里翻搅着，不一会儿，面条就转了色。妈妈把准备好的葱末撒进锅里。

“想吃硬的还是软的？”

“硬的，有嚼头！”

话音刚落，妈妈就叉两筷子面条到一个大碗里，再浇些面汤，连忙端到餐桌上。我也顾不得擦去桌上的面粉末，拿了筷子抱着碗就吃了起来。妈妈说，要是有猪油就更好了；她好像还说头有些晕，就又去床上躺着了。

我美美地吃了一大碗面条，连忙又喊妈妈起床吃，她说：“我再歇会儿就起来吃，你先去上学吧。路上小心。”我打着饱嗝上学了，许是因为跑得急，肚子都有点疼了。

晚上回家刚做完作业，爸爸从砖瓦厂下班回来了。他是个拉车送土坯砖烧窑的好手，常常从早晨5点干到夜里7点，午饭在厂子里用铝制饭盒蒸点米饭凑合一下。

妈妈似乎比中午有了一点精神。她从碗橱里取出中午的那碗面，让我去地里摘两根黄瓜。有了黄瓜的加入，一碗面成了两碗面，白面绿瓜，滴上几滴芝麻油，啊，真是色香味俱佳的人间美味。

爸爸让我去碗橱里取出一个大碗，他又分别从两个碗里匀出一些。这样桌上就有了三碗面。妈妈嘟囔着：“我不饿，你们一个上学，一个上班，辛苦呢，需要营养！”

“你在家种这么多地，还要伺候鸡鸭猪羊，有做不完的家务活！我看你才更需要营养！”

我瞅瞅他们两个，细细品尝着面条。